

跨度长篇小说文库

抗战系列

张勇◎著

起局

抗倭石第一部

**这一曲塔子抗战的战地记
另一片鲜血染红的红高粱**

可以漠视一座山
但是你必须懂得
要看重每一块石头
你可知道，在哪一块
平平常常的石头上
记载着永世的英名
借着刀光照耀的世界
看清国仇，看清家恨
看清铺在远处的那条道路
即使未能到达
英雄，那又如何

中国文史出版社

跨度长篇小说文库

抗战系列

张勇◎著

起局

抗倭石第一部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起局·抗倭石. 第1部 / 张勇著. —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5.9

(跨度长篇小说文库)

ISBN 978-7-5034-6681-6

I. ①起…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01100号

责任编辑: 卢祥秋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3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1020 1/16

印 张: 25 字数: 430千字

版 次: 2015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8.00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目 录

第 一 章	绑票	1
第 二 章	冲了太岁	26
第 三 章	上山	48
第 四 章	起局	74
第 五 章	报仇	97
第 六 章	恶霸地主马小抠	131
第 七 章	天打雷轰王国卿	156
第 八 章	“功德”牌坊	185
第 九 章	红旗界面	211
第 十 章	反围剿	236
第十一章	受招安	280
第十二章	剿匪	303
第十三章	漂亮女学生	328
第十四章	计杀孔融	347
第十五章	刻字明志	371

第一章 绑 票

中国的最东北有座叫鹤岗的县城。

一九二五年五月十日，阴历四月十八，佛祖释迦牟尼的诞辰，一个应该不沾荤腥的日子，天空万里无云，大地到处弥漫着淡淡的春的气息。

自辰时起，城东那条通往三宝寺一公里多的砂石路上便三三两两地出现了一些虔诚的善男信女们，随着时间的推移，三米多宽的砂石路上上香请愿、还愿的人越来越多，巳时以后路上全布满了人，而寺门前更是人山人海，一时之间仿佛鹤岗县城内及郊区各乡镇的人都来赶了庙会。

“油炸糕！”“麻花，天津大麻花！”“臭豆腐！香香的臭豆腐！”……各种食物的香气伴着小商小贩的吆喝声与佛香搅和在一起，说不上来的味道与热闹。

“驾！”时近九点半，自东而西来了一辆马车，它前后各有两匹马，马上端坐着四个身背长枪的男子，精悍异常，身上带着股杀气，黑衣黑裤，包括赶车的车夫，五人俱一样的打扮。

“吁！”当来到通往寺庙道口十多米远处马车停了下来。

最前面的那位炮手眼中很是空旷，根本就没有在意面前的人群，不过向进香的路上张望几下后却皱起了眉头。“下马！”无奈之余他暗叹口气，人多有时是好事，但有时也是坏事，天大的祸事往往便隐藏在这滚滚人流之中，这个道理，在江湖中闯荡很久的他当然最明白不过了。

四人跳下马，车夫也跳下车。

“太太、少爷，前面人太多了，没法过去，请下车吧。”为首炮手上前几步躬身对车上说道，神态非常的恭敬，一扫刚才目中无人的样子。

大约半秒钟车帘一掀下来一位身穿花格上衣的姑娘，随之一身穿旗袍的中年女人探出头来，“太太，您慢点儿。”花格上衣姑娘回身伸出双手去扶妇人。

众人眼前不由得一亮。

妇人虽已是中年，但身材却极好，前凸后翘，该大的地方大，该细的地

方细，浑身上下一点儿赘肉都没有，尤其那张脸，不仅没有一点儿皱纹，而且还非常的细腻。

正当众人暗暗惊叹于中年女人的美貌和高贵气质之时从马车上又走下一穿着白色西服的小伙儿，二十来岁的样子，个虽不太高，一米七左右，但却皮肤白嫩，瓜子脸，长眉毛，尤其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仿佛两潭深深的湖水。

“这两人谁啊？”“干什么的？哪儿的？”众人把目光从小伙儿身上转到妇人那又四处转了几下，虽不知道妇人与小伙儿的底细，但都明白这两人身份一定不一般。

“太太、少爷，马车实在过不去了。”为首炮手脸上再次呈现出事没办好愧疚难受的表情，人多道路拥挤原本跟他没关系，但在他心中还是自责不已。

中年女人向前看了看眉头不由得也紧皱起来，想到了今天人会不少，但真没想到会这样多，熙熙攘攘，摩肩接踵，绝对是一条望不到头的人河。她没说话，掉过头拿眼去看年轻少爷。

少爷也在向前看，眼前的场景出乎他的意料，平日没看到过这么多人啊，都是从哪冒出来的？但感慨归感慨，他很清楚，目前的情况想要到寺庙只有步行过去，除此别无他法，除非自己是神仙，可惜自己不是。

“妈，人真的太多了！这样的，马车放这儿，咱们走过去。”他叹口气迅速拿定了主意，“你仨就别过去了，在这儿看着马和车。”他脸一转向车夫及其中两位骑马者一指。

“少爷，要不让他也去吧，看车留俩人够了，要是一会儿咱们碰见土匪怎么办。”为首炮手指指俩炮手中的那位略壮实一点儿的，少爷如此安排他有些不放心的，现在土匪特别多，鹤岗县城周围就有好几伙络子，小心驶得万年船啊。

近几年东北土匪为什么这样多？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早些年日的俄战争，造成一些专门吃这碗饭的人；二、近些年持续不断的军阀混战，贫穷和饥饿笼罩着东北大地，老百姓都有些活不起了，为了生存，一些亡命之徒于是便铤而走险，啸聚山林打家劫舍、杀人掠货。

如果遇见土匪，轻者脱层皮，重者没命。

这也是今天上香白大掌柜的之所以安排四位荷枪实弹的炮手陪同太太少爷前来的原因，要是中间出了一丁点的差错，白大掌柜的非活剐了这四位炮手不可。

作为此次活动的安全负责人为首炮手不得不加一万个小心。

他这样一说，气氛顿时有些紧张与压抑。

“土匪怎么了？三头六臂啊？别说没有，要真有又能怎么的？”白少爷冷

哼一声，听说过很多有关土匪的故事，但一直生活在深宅大院内的他对此终究还是有些不太相信，“土匪有是有，但绝对不像大家传的那样邪乎。”他一直这样认为，光天化日朗朗乾坤，这么多人土匪就那样大的胆敢硬来？再说，自己也不是吃素的。

“不用，这个世道虽要小心点儿，但不能怕噎着不吃饭。我还真不相信了，有能耐就让他们来，我要让他们有来无回！”他眼睛向四周打量一下手下意识地向腰后摸去。

“土匪真要对咱们怎么样，如果咱看车的人少，到时把咱们马和马车弄走了也不好办。”许是觉得为首炮手也是为了大家好他把语气略微一缓。

唉！为首炮手暗摇下头，少爷的本事相当了得，可土匪在暗我在明，再说也不知对方有多少人，这是一，其二，要知道，土匪的心狠手辣与思维模式超出常人想象，马和马车固然重要，但这些是牲口与钱财，大不了舍弃，要是人有个闪失，尤其是太太与少爷如果有半点儿意外，陪同出来的这几个人包括马夫与丫鬟，惩罚就不说了，至少从今往后谁都别想再回白家窝棚了。

如今少爷既然这样说了他也不好再说其他。

“你俩都机灵点！万一要是觉得我们这头有什么不对劲的，赶紧留一个人在这儿看着，另一个人马上到我们这边。听见没？”他只好转过身对留守的两名炮手叮嘱道。

俩炮手忙点头。

“走了。”见一切已安排妥当少爷带头抬脚向前走去。

五人踏上了通往寺庙的那条人头攒动的砂石路，负责安全保护的炮手们不敢有半点儿大意，俩人一前一后不差半步地紧随着少爷与太太，为首的走在前面，他边用手扒拉着人群边警惕地注意着四周及经过的每一个人。

一路还好，并没出现任何意外。

“怎么样？什么事都没有吧？我跟你们说，土匪是挺邪乎，但再厉害，光天化日他们也不敢太乱来！这里毕竟这么多人呢，他们怎么说也得顾忌点。”望着眼前不远处的庙门少爷停下脚步，话虽这样说，其实刚才一路上他的心也有些悬着。

“少爷，我觉得咱们还是小心点儿好。”为首炮手松口气伸出手擦了把额头上的汗水边笑笑边继续观察着四周情况，他也觉得自己有点儿过于紧张，不过紧绷着的神经却未敢有半点儿松懈。

“没事。”白少爷笑了，当然知道为首炮手是不想让大家出事，而自己刚才那样说也是为了缓解一下其紧张的心理，“妈，累了吧？休息一下咱们再进去。”他转身去扶母亲。

“丽华，都到了就不用歇了，咱们赶紧进去。”白太太喘着大气眼望前方摇下头，她走出了一身汗，胸脯激烈地起伏着，现在感觉五脏六腑都要吐出来了，平日她还从来没走过这么远的路，确实累坏了，但眼见就到了也不想耽搁。

“那好吧。”白丽华点下头，知道母亲急于烧香。

几人继续向前走去。

“躲开！快躲开！”刚走几步前面突然出现了骚乱。

从寺里跑出一中年男子穿着人缝拼命向前逃窜，遇见那挡路的他使用手去扒拉，有时来不及身体就直接撞上去，一路拐着弯磕磕绊绊，不过速度却很快。

这人干什么呢？还没被波及的人群急忙向旁躲闪。

“快抓住他！他抢了我大洋！”这时这人后面紧紧追出一小伙儿。

就在一看一听的工夫跑在前面的已跑到了白太太身前的那位中年男子突然一伸手把她脖子上的金项链拽了下来，手在动但他脚下却未停继续向前跑去。

白太太有所反应伸手去拉但人却没拉住，“快抓住他！他抢了我的金项链！金项链！”瞬间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的她禁不住大喊起来。

事情发生得太快了，转眼之间根本容不得人反应，跟在后面的炮手听见她的呼喊，一愣之后急忙撒腿朝刚跑过去的中年男子追去，可是走在前面的为首炮手却没有追而是反身护在了太太及少爷的身前。

“你还站在这儿干什么啊？还不快给我追项链！”一看他的样子白太太气不打一处来用力推了他一把，她心疼的不是钱，这条项链意义非同一般，是当年丈夫白大掌柜送给她的定情之物，平时她都不经常戴，今日因替丈夫上香才拿出来。

“太太。”没有防备的炮手被推了一个趔趄，他有些尴尬，以他的判断，抢项链一事没有看起来那样简单，弄不好就是土匪搞的，说不定后面还藏着什么花招呢。

“什么太太少爷的？你耳聋啊？我的话你没听见啊？项链！你还站在这儿干什么？”见他仍旧没动白太太更加生气了脸色都变了，想不到平日很干练的一个人怎么突然间就变笨了？

“少爷，你看。”没有办法炮手拿眼去看白少爷。

“你去吧，没事，这一切都有我呢。”白丽华对为首炮手点下头，他知道这条项链对母亲的重要性，但心里也觉得抢项链的事有些蹊跷，虽不知哪有问题，可感觉就是有些不对。

“那，你们可得小心点儿。”炮手眨下眼向大汉跑的方向追去。

“你们是白家窝棚的白太太和白少爷吧？也够闹心的，你说，大白天的项链让人抢走了，这小偷也太缺德了！”他刚走人群中走过来一位妇女。

白太太听到安慰话心里顿时一暖，憋屈半天了，好不容易有人来关心一下自己。

“你给我站住吧！”这时追人的小伙儿刚刚路过这里白丽华伸出手噌地一把拽住了他，如果有问题，一定跑不了眼前这小子，可不能让这小子跑没影了。

追人的小伙儿万万没想到会有人拦他，心中一惊，看不好胳膊猛地向外一挣打算要溜，但用力把胳膊甩出去以后却又愣住了，竟然没甩开。一个小脸劲儿怎么这样大？

“想跑？没门！”白丽华一声冷笑抓住对方胳膊的手顺势向旁一拉同时伸出右脚猛地一扫。

“扑通！”小伙儿一个狗啃屎摔倒在地上。

人群向旁一闪，“你拽他干什么啊？他的大洋不也被人抢跑了嘛，看把人家的！”刚才说话的妇女望了一眼满嘴一半泥一半血的小伙子眉头一皱。

她穿戴齐整，很像一般老百姓，但白丽华冷冷地扫了她一眼，这年头一般人见事就躲，这妇女一而再再而三地出头是什么意思？她也有点儿太愿管闲事了吧。

“你谁啊？行了，这事同你一点儿关系都没有！我瞅你不舒服，离这远点！”他一步拦在了母亲和丫鬟的身前，同时眼睛向妇女的双手扫去。

“白少爷，这话让你说的，我不也是片好心嘛，再说，我也没说什么和干什么啊，你不能这样说对不对？项链也不是我们抢的，有气也不能往我们老百姓身上撒。”妇女一愣但脚下却并没停。

“滚！”白丽华急了双手向前一推。

“噎噎噎”，妇女急速向后退去，若不是身后有几人挡住一定会摔个屁股墩，即使这样，也踉踉跄跄地倒退了五六步，幸亏今天人群密集，否则摔得不比倒地的小伙儿轻多少。

谁都没想到外表弱不禁风看似大姑娘一般的白少爷竟然有这么大的力气！同时也没想到他脾气这样不好，说发火就发火啊，一点儿征兆都没有。

“丽华。”白太太伸手去拉白少爷，觉得这样做不好。

“你们什么人家啊？！我好心当了驴肝肺！”妇女瞪起了双眼。

“就是！有钱怎么了？有钱也不能这样！人家也是好心，不说谢谢也就得了，还骂人，你不会说人话啊？！”这时四周呼啦啦地围上一大帮人。

“找死！”白丽华脸色一变手向后腰摸去，其实他心中有数，刚才推妇女并未用全力，也知道摔不着人，虽有些厌恶这名妇女，但因为拿不准她到底什么人，所以逼退就好，可事情一下子起了如此变化再不拿出点颜色不行了。

“砰！”一声枪响，“你们都干什么玩意儿呢？滚一边去听见没？”就在这时跑出去追项链的那位白家为首的炮手忽持枪出现在眼前，朝天的枪口冒着一股白烟。

这是枪啊，人和它硬着干会死的，万一真向人射过来怎么办？围上来的七八个人左右看了看不敢再向前，再怎么样他们也不敢拿自己的命开玩笑。

“呸，你们不就是白家窝棚的老白家嘛，有钱有什么了不起的！熊样，我还不愿意搭理你们呢！”见势不妙，妇女向地上啐了一口后转身恨恨离去。

“就是，呸！”见她走开围上来的人也慢慢掉头散去。

白丽华收回手暗嘘口气，虽然知道围上来的人刚才这样不是什么好事，但毕竟看起来都是普通老百姓，为首炮手出现得太及时了，否则，还真拿枪收拾这些人？说心里话，他还真有些不知道这场景应该怎样应付，自己怎么就没想到放一枪警示一下？

白太太的脸却一下子沉了下去，认为他俩事情做得有些过分，丢了项链人家好心好意上来说说话安慰安慰自己，怎么能这样对待人家？小心也没有这样的小心法。

“你怎么回来了？项链呢？”她拉着脸对炮手问道。

炮手瞪着一对高度戒备的双眼注视着四周，“太太、少爷，你们不知道，这一切都是计！今天香不能上了，快走！此地不宜久留！”他边观察边做了一个向回走的手势。

“什么计不计的？哪儿来的那么多的计？！”白太太瞪起双眼。

“太太，抢项链的和追的还有刚才那个女的其实都是一伙儿的！这是个套！还有，刚才那些要围拢到你们跟前的也是他们的人！他们是拍花的土匪，想趁乱把你们仨给拍晕了弄走。”为首炮手一跺脚，因为着急也顾不得尊敬不尊敬了。

白太太与白丽华顿时恍然大悟，对拍花的事他们都听人说过，是指将蒙汗药抹上人的脑门让人昏迷，原来只听说过，想不到今天还真碰上了。

但也不对啊，“拍花”一般拍的都是孩子，土匪今天怎么把这种手段用在成年人身上了？不过想想也不奇怪，说白了，今天土匪就是想绑架白家母子，之所以选择这种手段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今天赶庙会的人多，还有护卫的炮手，硬抢不行；二是要拍的三人都是羸弱的女人，趁乱在不防备的情况下完全可以轻易达到目的，拍昏了借着熙熙攘攘的人流就可以把人弄走，而

之前那个在前面跑的中年男子与后面追的小伙儿是在演戏，包括抢白太太项链也是设计好的计划中的一个环节，其目的就是想把炮手支走后再拍三人的花，回想一下，刚才围上来的人群里还真有几位手里拿着什么东西。

白太太与白少爷向地上一看，追人的小伙儿早就不见了人影。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啊？”白太太的身体开始抖起来连声调都变了，根本就没有在意炮手说话的语气，那条丢掉的项链虽说很重要，但与几人的性命比起来，她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自己年纪大了，主要是丽华，真要被土匪绑走了怎么办？

白丽华心里也有些怕，土匪的手段今天他是领教了，平日这些都是什么人啊？烧杀抢夺心狠手辣！落在他们手里没个好！刚才他们的所作所为显然是经过精心设计的，环环相扣，刚才如果只是自己，一犹豫之间，现在或许已经着了他们的道！幸亏炮手及时赶回，土匪也太狡猾阴毒了！该死！想到这一股杀意腾地一下升上心头。

“妈，让他们瞄上了没好，香今天肯定上不了了，咱们得赶紧回家！不过你别害怕，有我在他们什么事也干不了！”他对母亲说道，今天的账他迟早要找土匪算，但还是保护母亲与丫鬟的安危为好，要是真出点事没地方后悔去。

他的本事做母亲的当然知道，自小就不喜欢读书而总是舞枪弄棒，光从小到大教他武艺和打枪的师傅就已被丈夫换了好几位，加上四名身手俱是一流的炮手，土匪拍花不成料定也会知难而退，总不敢硬来吧？白太太略微放下心来，“好，回家。”她点点头。

稳下神四人转身向回走。

“太太、少爷，这么快就回去了？香不上了？”走到一半路碰到了那位去追人的炮手，他追出去很远也没追到那位中年男子，因担心这头出事就急忙赶了回来。

这小子不笨！见到他又多了份力量，向回走的四人心一喜。

“别问这么多了，注点儿意，咱们今天碰见土匪了！”为首的炮手脚下并没停边打量着四周边说道。

没头没尾的话让回来的炮手有些不明白，但一听到“土匪”两字脸色顿时凝重起来，他拉了下枪门瞪起一双眼睛紧紧地跟在白太太的后面。

两袋烟的工夫五人回到道口，当看见前方留下的人与马车等都无恙时都松了口气，土匪没有对他们下手，既然这样就有办法快速回到家，而只要回到家不管什么样的土匪都不怕。

见他们如此神色在道口守候的三人立即站起身，以他们的经验知道不对劲，两位炮手端着枪迎过来，四位炮手边紧紧注视着四周边护着白太太三人

来到马车处。

“都别慌！别说土匪没影，就算在这儿能怎么的？不管回家还是干别的，都稳当点！”待母亲及丫鬟上车后白丽华脚踏在车门回过头扫了眼几位炮手。

“明白。”为首炮手不由得暗叫声惭愧，自己四十多岁也算老江湖了，怎么临到事还不如一个未出道的少年？“上马！”待少爷进入马车他一挥手。

四位炮手翻身跃上马背。

“驾！”为首炮手一声大喝，车夫两记响鞭，同来时一个样，马车在中间，四位炮手两前两后，五匹马如飞一般地向白家窝棚奔去。

白家窝棚距离鹤岗县城二十多公里，毗邻梧桐河，距离三宝寺二十多公里，是鹤岗地区最大的村屯，五百多户人家，三千多人口，提起它方圆七八百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它之所以如此出名，主要是因为白家窝棚住着白大掌柜的缘故。

白大掌柜是个很有传奇色彩的人，出身于郊区一佃户家，淘过金当过兵，二十五岁时不知什么原因发了家成为农村一财主，后来入了鹤岗城，原是县商务会长，在城里经营着多家商铺，在省城及其他地方都有买卖，十年前不知什么原因搬到了白家窝棚，家中非常富有，光上等好地就二千多垧，四挂大马车四十多辆，好骡子好马无数。

而他就是现在坐在这辆马车里的白太太的丈夫和白丽华的爹。

二十多公里不算远，不过却充满极大的凶险，土匪今天既然敢来拍花，谁敢保证后面他们没有别的招数？而最让人担心的就是这条不算长也不算短的回家之路。

路平坦一望无垠，但走上几里后两旁便现出了丘陵与沟壑，其上长满了各种树木及荒草，而除了这些和急速行走的白太太等人路上再无一个行人。

四位炮手皆一手持枪一手拉着缰绳眼睛瞪得如铜铃大小，坐在车里的白丽华也早已把别在后腰的两把大肚匣子握在了手中，见如此情形白太太与丫鬟更害怕了，虽一再控制，但身子还是抖得如筛糠一般。

“妈、小红，别这样，放松点儿，有我呢，一会儿要是有事，我说的是如果，你俩一切都听我的知道吗？”白丽华双眼边紧盯着外面边回过头笑一下。

白太太与丫鬟小红此刻除了点头哪还能说得出来话？

一路疾驰，当来到距离白家窝棚还有八公里远时几人一直高悬着的心禁不住又向上提了提，前面是一片长约一公里宽约二公里的红松林，路把其一分二，两旁参天的树木遮天蔽日，如果土匪在此设伏，几人几乎无一丝生存希望。

目前回白家窝棚是最好的选择，而想要回去这是必经之路，说别的都没

有用！不管有没有土匪，如今只有闯过面前这道鬼门关大家才能彻底安全，对这点车上及马上的人都清楚，所以一千人等仍旧以原有速度奔驰着。

“都小心点儿！”为首炮手高喊一声一头冲进树林。

众人的神经高度紧绷着，握着枪的几人心手都冒出了汗，“驾！驾！”马夫“啪啪啪”连续甩了几鞭子，立时三米多宽的林间路上五匹马如同一支离弦的箭一般。

“吁！吁！”大约跑了三百米远跑在最前面的两位炮手却突然拉住了坐骑，离他们有几米之遥的马车见此也急忙拽住了缰绳，由于缰绳勒得过急几匹马各一声嘶叫把前蹄都抬了起来。

“砰砰砰”，就在此时几声枪响。

马车骤然停止，里面的三人身体猛地一晃差点儿射出去，白丽华右手向前一伸撑住车框，后面的白太太及丫鬟一下压在他的身上，不好！他暗叫一声。

抬眼向前一看，前面的两位炮手此刻都已栽下马来，路前方横着一三十多公分粗的松木，而松木前方四十多米处出现了六个骑着马手持长枪的男子。

土匪！

“砰砰砰”，他顾不得多想双手向前一举双枪连发，前面的六人全部被他打落下马，“妈，快下车！”他脚尖一用力人已来到车下紧贴着车毂双枪指向马车后面。

果如他所料车后的两位炮手此刻也已被人干掉，四个炮手俱是一流好手，想不到转眼就被杀！此刻前方不远处左右林子中露出一些半截的身子。

他牙一咬双手又开了火，瞬间有几人被打倒在地。

土匪万万没想到车里的白少爷竟然这样厉害！活着的醒过神来边把身子向树后藏去边开始射击，再不敢轻易地把身体露出来。

白丽华借这个机会向前一滚躲在一棵大树后面。

他快速扫了一下四周，射向他的子弹来自马车的正前面及其左右两侧，而其他方向则没有，从枪声密集程度他知道面前的土匪很多。

继续向前是不可能了，不说土匪，光是路上横着的那棵松树一时也挪不开，至于掉头向后也不可能，路窄马车根本就没地方转身，看来，只能先同土匪干了，在两秒钟之内他便判断出目前自己所处的局势。

“有能耐你们就使劲上吧，看能怎么的！”他藏好身举枪射击，一枪一个，跟点名一样，无论前面还是两侧，只要土匪身影一晃便会被他击中。

在十几个同伙接连倒下去之后土匪们不敢再造次，都把身体紧紧地躲在大树及土包后面。

“妈，快点儿下车！”白丽华转过头向马车又一次大声喊道。

前面横着大树倒不过身，因枪声而受到惊吓的那匹拉辮的马在原地“哐哐”地乱蹦着，白丽华明白，这是土匪想要活口，否则如果枪向车上打车里的人早没命了，但就算如此车夫也已被他们打死了。

听见他第二次呼喊白太太与丫鬟小红哆哆嗦嗦地爬了出来，“叭叭”，她俩刚一露身两声枪响，丫鬟小红一仰头向后倒去，而白太太则手捂着小腹“扑通”一头栽下了车。

“妈！”白丽华双眼通红一跃而起。

“砰砰砰”，一顿急促的乱枪向他射来。

几颗子弹打在大树上，树皮被打得乱飞，露出雪白的斑点。

“我要你们的命！”白丽华一声大喊，双眼已通红的他转过身双枪向前一举边向土匪扑去边搂开了火，母亲中枪他要杀光这帮土匪。

刚刚露出身子的土匪全部倒在了他的枪下，无一例外！竟有七人！活着的土匪胆俱一颤，“姥姥的，这少爷太厉害了！”

他们不敢再露头，生怕再倒下去的人是自己，不过心里却非常清楚，不管如何，绝对不能让这名少年冲过来，要是冲过来自己的命一定不在，于是在藏好身体的同时皆把枪口伸出冲着前方胡乱开起枪。

“鳖犊子！谁让你们开枪瞎打的？”这时忽有人大骂一句，刚才手下放枪他就想骂了，不过话还没来得及说白少爷就扑了上来，担心自己的想法会泡汤他不得不马上说话了。

此刻白丽华已向前冲出了五步，眼见土匪都躲了起来眉头不由得一皱，就算再有本事但这样躲起来还打谁去？紧接着他的眉头又是一紧，此时土匪的枪虽没个准，但也架不住多，即使之前干掉了二十来人，可对方至少还有三十多人，一起开火子弹很是密集，保不准就让哪颗伤到了自己，想到这他前进的速度不得不慢了下来。

万万想不到的是就在这时土匪却突然停止了射击，他心中不由一喜，“丽华。”正当他刚要发力前扑时，白太太却发出一声呼喊，担心母亲有闪失，他忙硬生生把身体收住。

白太太腹部流出了鲜红的血，极度痛苦。

“妈！”白丽华眼泪哗地流出来。

“打！”所有土匪的枪却猛地向他射过来。

不好！白丽华暗道一声向地上一滚，子弹飞过身去，他一个转身躲在了刚才藏身的那棵大树后，“妈！”略松口气后他又向母亲扑去，但刚一动子弹又打了过来，“妈，别害怕，慢慢爬过来。”他边还击边侧头大喊。

白太太何尝不想同他在一起？一听这话便手捂着腹部努力向大树爬去，“丽华，别管妈了，能走你快走吧。”当爬到一半时她却爬不动了，眼泪顿时如决堤的洪水一般流出，她知道孩子的本事，如果不惦记自己完全有能力走，她可不想孩子因为自己而死在这儿。

白丽华看出来了，土匪这是在折磨自己，不想让母子在一起，就想把自己逼死在大树这儿，好在他们没继续对母亲下手，否则母亲早就完了，但面对把整个身子都藏起来的土匪他一时也没办法。

母亲在旁遭受痛苦而近在咫尺却过不去。

他十分清楚此刻自己与母亲的处境，自己的枪法虽了得，但子弹毕竟有限，看土匪的意思，或许就是想耗着等自己没子弹的时候再下手。

“都给我睁亮了狗眼，别往要命处打，打睡（死）了咱们不白忙活了嘛，听见没？”对方刚才说话的那人又开口了，口气很得意，虽看不见脸，但听声音年纪好像很大。

“大当家的，这小子枪法也太厉害了！”

“什么小子？你眼睛都长裤裆里了！她根本就不是小子！告诉你们，她可是纯黄花大姑娘知道不？”老土匪嘿嘿哼了两声。

“大当家的，真的啊？”土匪堆里响起一片淫笑声。

眼睛真够毒的，离这样远竟然能看出少爷她是女扮男装。白丽华暗吸口冷气，还别说真被这老小子说着了，她确实是个大姑娘，白大掌柜的独生女，今年十八，自小性格和行事都像男孩，平日在窝棚里喜欢上上下下的人叫她少爷，今日陪同母亲到三宝寺给病中的父亲上香，想不到却遭遇到土匪的绑票。

对方嘈杂了一会儿却突然归于平静。

这帮土匪在打什么主意？白丽华纳闷了，向前瞥几眼她试着把身体向外探去，“砰砰砰”，刚一露头立时就有密集的乱枪打过来，她忙缩回身，而枪声马上就停了下来。

这帮玩意儿到底在玩儿什么？她突然觉得有些不对劲，坏了！没过两秒钟她暗喊一声，土匪见正面冲不上来，一定是安排人正偷偷地从两侧绕向自己的后方，否则不会这样安静。

仔细一看，两侧树木中确实有人影在移动。

要是腹背受敌、首尾包抄即使她枪法再好也根本顾不过来，那时土匪就可以实施他们的计划了，不要自己的性命而只是打伤自己，她的心顿时揪起来，怎么办？她抬眼又向母亲看去。

“丽华，别管妈了，赶紧走！走啊！”白太太用出最后一丝力气大声喊道，

她也看出了土匪的意图，想不到自己成了闺女的累赘，她恨不得土匪一枪打死自己。

话刚说完她的头便趴在了地上。

趁土匪尚未形成包围之势凭借枪法自己可以向后安然退走，但怎能忍心扔下母亲而独自逃生？那不跟畜生一样吗！走是绝对不能走！唉，原还想轰轰烈烈地过一生，想不到还没怎么开始却死在这帮土匪的手里。

死也就死了，人谁能不死？但就这样死了也太窝囊了。白丽华看了眼母亲又向左右两侧扫了扫不由得叹口气，现在说这些都没用，今天是好不了了，自己就这个命。不过就算死，也得多找几个土匪垫背，好让他们在黄泉路上给自己和母亲抬轿。

“砰砰砰”，想到这她把枪指向那些移动的身影。

有三人倒下去，其余的忙躲起来，继而急速向后退去。

实在不行就开枪自杀，反正不能活着落入土匪手里！可就算这样，最后自己这个身子也未必能落得干净，但此刻生前的事都整不明白哪还能顾得上死后的？望着躲在远处继续向身后移动的人影她不由得又叹口气。

“砰砰砰”，就当她绝望之时突然前方响起一片急骤的枪声。

躲在暗处一直把眼睛紧盯着马车这头的土匪们立时遭了殃，顷刻间不少人被打死，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他们万万没想到会有人从他们身后杀出！对方人数虽不多，但枪法却极准，并且有一种不要命的气势。

仓促之间土匪们有些招架不住，今天的行动原本认为极其顺利，但没想到却遇见了白丽华这个硬茬儿，带的兄弟本来就不多，又让她打睡很多，现在突遭这种变故，根本就抵挡不住，再慢点儿就全死翘翘了。

“滑（撤）！”熬了半分钟为首老土匪不甘心地一砸地。

得到命令后土匪们再也顾不得什么，边还击边急速地向远处遁去。

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是父亲派人接应来了？有些发蒙的白丽华微微探起身，但她马上便否定了这一想法，不可能！因为父亲根本就不知道今天所发生的事，哪有接应一说？难道是父亲听到了枪声？这也不可能，枪声怎么会传好几里路远？

救自己的是谁？他们为什么要救自己？由于没弄清情况，不敢太大意的她并没马上从大树后走出来，而是睁大双眼小心地观察着眼前的一切。

这时候有三十多个骑着马的人从树林里现出身来，正当中是一名年轻男子，小伙儿二十来岁，个很高，手持一把大肚匣子，“哎，树后面的，赶紧出来吧。”他对这边高声喊道。

“这人真好！怎么这样好呢？”小伙儿十分英俊威武，尤其那个鹰钩鼻子

很特别，不知为何白丽华心里禁不住一个激灵，心怦怦乱跳起来，以至于连形容小伙子面貌的词都没有了，自己也是读过书的人此刻怎么这样笨？

“快出来！”对方有人又高喊一声。

“朋友，多谢了！”白丽华不紧不慢地走出来朝中间的小伙儿一抱拳，藏着不是办法，对方都看见了还怎么藏？再说自己也不是偷偷摸摸的人，无论如何对方确实救了自己，就算死她也要死在亮处。

三十几个人上上下下地打量起她，真不简单啊！年纪又轻，长得又好，想不到林中打死很多人的竟是这样一小伙儿！真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要不是他杀了那么多人，这些人还真不敢出来进行袭击。

中间小伙儿不由得向后仰仰身。

“大当家的，别在这儿耽搁了，咱们快点儿去追老北风吧，晚一点儿该跑没影了！”这时他左边一留着分头的人边向前瞥一眼边低声说道。

“行，挺厉害！”小伙儿点下头向白丽华一拱手，别说现在有紧要的事顾不上来，即使什么事都没有他也不想与眼前这位少爷伤了和气，他很清楚，如果真想对人家怎么样，自己这头一定也要扔上几条人命，“兄弟们，走！”他一带马转身向先前那伙土匪逃走的方向追去。

“驾！驾！”其他人纷纷掉转马头。

这帮人怎么说走就走了？来也快去也快，像做梦一样！完全没想到会这样的白丽华眨了下眼，她下意识地掐了下胳膊，疼！知道这一切都是真的，“哎，你叫什么名字？”缓过神的她忙高声喊道，留是留不住了，但不能真就这样走了，这也太故事了吧。

可是如风一般疾驰而去的马队并没停，甚至连一丁点停的意思都没有，见此她不禁有些沮丧，对方救她一定是无意之举，根本就没在乎她。

“张——云——天——”正当她失落惆怅之际忽从远处传来一句应声。

顿时她心中猛地一喜，急抬头又向马队消失的方向看去，但此时他们连一点儿影子都没有了，树梢上只回荡着一丝余音，张云天，她轻轻念叨了一句，心中牢牢地记住了这个名字。

坏了，妈呢！正当这时她忽然回过心思忙转过头，白太太趴在地上一动不动一点儿声音都没有，看样是昏死过去了，“妈！”她立即向母亲跑过去。

白太太腹部流了不少血，双眼紧闭。

“妈，你还好吧？快醒醒，醒醒。”白丽华手捂住母亲的腹部试图阻止血向外流却没有一丁点的效果，“妈，求你了，可千万别吓唬我。”她边哭边睁着一双泪眼扫下四周。

马车一直还在，驾辕的马也不跳不叫了，此刻四周寂静，仿佛刚刚发生